

憶南方

黃藥眠

我永遠憶着南方

雖然在我的骨髓裏
有着古柏賽人的血液。十年前，就在這秋風蕭瑟中，
我挾着一小包行李
登上了載我逃亡去的輪船。我從嶺底下的小圓窗裏
凝視那翡翠般的粵海的細波，
那海波上掠着輕靈的飛燕，
落日染着紫色的巖岩，
巖岩下排列着白色的風帆片片，
青年人不懂得什麼惜別的心情，
就這樣匆匆地離別了故鄉。

十年間，我在到處飄流：
 我曾在熱帶的棕櫚下
 聽着馬來土人唱着情歌，
 曾在印度洋船上，
 爲了懷念古印度而悲吟；
 曾在克里米亞望着黑海的雲
 而作着異鄉人的遠夢；
 也會在莫愁湖旁邊，作過三載的囚人。
 現在正帶着疲倦的心情，
 想回到故鄉去作一忽兒的休息。

但是，戰爭的毒藥
 燒紅了太平洋兩岸的天空，
 燒過了揚子江流域又燒紅了珠江，
 不能回去了！
 從這兒回去，還有許多的山，許多的路，許多的艱難
 不能回去了！



懷壽州

吳伯蕭

是以這樣的心情想起了壽州的。

想起壽州，如同想北平，想青島，想那登了泰山底絕頂處更感到它底遼闊廣大富饒肥沃的故鄉……心是沉重的。像幼穉的兒女想念慈母，病也似的憂鬱。真是，一山，一水，一寸土地，一個熱熱愛好的臉孔，在想念裏都開着絢爛的花啊。影子晃來蕩去，擦擦不開。什麼時候纔能回去呢？想：回到那祖國底一切地方，一切的人……

壽州，淮南古城。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早晨，霧是那樣的濃重，像一幅野鴨絨的絮被將安徽家喬周圍田野都籠罩了起來，廬墓房舍也都隱蔽得一塌模糊。終久是歲暮了，即便在南方天氣也有相當寒冽。溼霧掠過禿樹，枯草都凝成了雪一樣的霜花，很美麗，又很寂寞。說是寂寞那是只就溼霧和花雨成的氳氳所給人的情緒而言，其實田家巷村頭那時正集合着××集團軍總部底大批入馬準備出發；即便人們都默守着嚴格的軍紀肅靜無嘩，「沙場秋點兵」的那威嚴的行列，同前前後後瀟瀟的馬鳴，對一箇初入行伍的人還是極緊張極熱鬧的。「出發罷！」——命令下來了，新任少校處員的我跟了大家一塊兒跨上了馬。

那次出發的目的地就是壽州。

馬是騎慣了的，路又是平闊的大道，拉好了轡頭，讓馬自動地得得走去，馬上人很有工夫想自己底心事，欣賞沿途的景物。記得右手有並不高峻的蜿蜒山嶺，左邊是深深淺淺一洩水包的瓦埠湖。想着：「壽州即古之壽春，當淮肥二水合流處，爲南北交通樞紐，楚晉從都於此，漢淮南國亦於此建都。雖爲寂寞之小邑，然於歷史上頗佔重要位置；」那麼一段什麼書上的記載，驍騎頭一座三面環水綠建築在什麼海島上的蒼老城堞已遠遠在望了。若是秋天，水裏滿生了蘆葦荻花，會令人想起水滸傳的梁山泊來罷？城倒是靜靜的，穩當地盤踞在那里；感到多的是野鷺齊飛。

將湖水中分，入城的有一條長長的彎彎曲曲的石堤，堤邊散亂地瞭着漁網，一攤一攤的白鱖小魚在曬着乾；過兩空拱橋，近城的地方有一幢被風雨浸蝕得發着青褐色粗糲的石碑，「淮南古城」四個道硬的大字，古香古色地告訴你壽州到了。

城裏石條鋪的街道，因了日久年遠被獨輪推手車窄窄的輪轍碾轉磨歷，像蠶虫利刺過的樹身一樣留着一條條走來極坎坷的深溝，證明這座城的確是很老大了。沿了漫長的大街兩邊的商家，除了幾戶安着煮肉大鍋的民衆飯館，門頭比較大一點的綢緞莊廣貨店都緊密的上着門板，只半開着一扇街門。行人稀稀的，冷落中帶着忙亂，全城透露着逼近火線的恐慌與蕭條的景象。問問居民，知道因了潰兵的騷擾，敵人飛機的空襲，當地有幾個錢的都到鄉間去了，但能糊口的人家也都是白天入山躲飛機，晚上總回來喫飯，睡覺。戰爭的烈火在到處伸着它底鐵苗啊！